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燭湖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范重棨

謄錄監生臣程廷璋

燭湖集卷四

宋 孫應時 撰

簡

賀張運使簡

某伏惟某官賦材超邁用世精熟更入迭出譽處甚休將漕巴庸成績具在東川地望固重而歳比不登公私枵然且鹽酒粟帛之估太重民之告病滋甚自頃諸賢終未有能為久遠特達之計者今遇執事實有望焉第

恐未黜突即掛席上南斗耳其於執事爲鄉人中間出處苦不齊不自意來蜀乃賴同寅交修之助天又移公昔遠今近尺書來往可不淹旬忠告之益公毋我靳抑何幸甚

回單侍郎賀到府簡

驅馳萬里涉歷三時甫合郡符少安官次深惟上指思慰巴蜀父老之心所賴邦交共脩魯衞兄弟之政非涵館舍幸承誨言猶勤行李之再三更枉函牋之四六禮

誠已過文又益奇敢言亟拜之爲煩葢亦一詞之莫措
況在吾徒有襟期之舊盍回古道於文勝之餘一用真
情請堅此約若夫耳目思慮之所及凡可見規則毋毫
髮形迹之或嫌悉以相告

賀王運使再任簡

某伏審使事奏成璽書回任九重渴見固欲四牡之來
百姓蒙仁惟恐驪駒之去少遲中詔用慰遠方然知執
事人物之高自是本朝公卿之選即今褒表之意可卜

遄歸之期僉論則然某言非過

又

某屬有錦城之役幸託繡衣之光嘗叙平生聞風慕義之心併陳今兹涓日見賢之喜寓諸尺牘將此寸誠餘所欲言未敢以贅

又

某聞蜀民苦重賦良甚朝廷數議所以寬之自頃諸道使者往往推布德澤以代輸對減聞者不一然惟門下

此舉爲尤難且其惠尤大是以其事尤偉某私心躍躍
他日亦願覼成式以講吾職之所得爲者懼不能也惟
高明幸教之

又

某惓惓問意敢嗣布之風露高寒江山淹久不審比日
襟用何如伏惟對時節宣與道消息勉爲一路八州戀
德之民加餐自壽某望

賀盧南郭安撫到任簡

某竊惟瀘川控制夷落兵民之事委寄不輕日者弛縱失律繼以刻急生怨變起一旦駭聞四方雖惡氛既清而流言未靖妙選名帥無以踰公公受詔不辭疾驅入境首安人情次肅軍政一方安堵四蜀蒙休聖主真善用人太尉真不負國甚盛甚美少須報政入借前籌事會將來勲業愈大

上某官簡

某申緒之問猶畧不審邇日襟覯何如恭惟殿嚴宿望

草木知名仗鉞宣威風行化洽夙興晦息幽顯實扶持之御宜節宣某不敢贅請

上某官簡

某伏審出綍中宸建牙邊閫旌旗改色城郭回春恭惟歡慶某屬有錦城之役幸依富壁之光適此奔馳無從趨賀其爲慶賴萬倍他人尚惟高明必垂融照

上沈運使簡

某伏以正陽之月天產絜齊恭惟玉節光華星臺亢爽

明神衛相台候動止萬福某爲隷方新蒙恩未斥敢端

拜奏記門下伏惟幸察

又

某申候方初歸誠未究天實祐賢用乂王家福履綏之

川增山峙麥寒未艾梅溽欲起更惟諂左右謹調護重

爲天下自壽

又

某越之鄙士生長荐恭地遠勢踈莫供掃門之役竊亦

伏聽諸公長者餘論歸心道德之日舊矣乃今就戍山
區嵩名部屬奉令承教何榮如之

又

某竊惟大君子直德清規砥柱流俗崇名茂績雷霆一
時天子宰相所褒表信用而下吏猶欲形容頌歎模擬
萬一匪僭則贅至若護漕京師權異他路甘泉法從假
道自茲遂躋大任爲天下福此亦明公分内事必厭聞
之某一不敢瀆

又

某人品下下蚤歲僥倖縣太學諸生預禮部進士十有七年稍知義命不敢萌一毫攀援爭進之心親老家貧低回禄仕過不自計輙試小邑土瘠民瘠賦繁役重簿書漫漶百廢不修乍到未知著手之處古人有言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如某不肖萬萬不足稱於大君子之前有如察其區區決非負名義捐廉恥者稍寬譴呵使得展布四體以觀分寸之効幸甚過望僭

越陳情俯伏戰栗

上某官簡

某始通姓名禮有先贄敢奉短啓貢諸典書仰惟寛洪善下一賜省覽矜其由中之誠宥其不敏之罪某屏息退聽

迎知嚴州冷殿院簡

某伏以律鳴孟冬歴記良月恭惟某官千騎啓行百神迎導台候動止萬福某試邑末斥爲隷方新拜謁不遐

歡喜無限風威初勁江露早寒善保天倪來爲民福某下情引領瞻遡之切

又

某一遵新令之嚴盡撤繁文之敬某頃游壁水間寓琴川過瞻門牆想望風采於時尚少不早見賢已而萍梗迹遐霄壤分絶但聞識者之僉論益以明公爲正人竊自激昂深懐慕用不圖今日隨戍此方傳五馬雙旌之亟來與一州六縣而相慶通名有儆欲黙不能畧抒真

情諒蒙照察

又

具恭審詔起循良之守公來瀟洒之邦前騶逌驅闔境懽動蓋以龍游製錦之日楷模四方定知燕寢凝香之餘襦袴千里載惟此郡列在近畿山川磽确而阻深風俗狹隘而儉嗇實資寛簡專事拊循教化舉而刑罰可清政事修而財用自足第虞環名趣侍禁嚴不使斯民久私大惠辭難縷縷意寔惓惓

又

某地寒跡單才下名薄頗有書癖本無宦情苦爲饑凍所驅久墮塵埃之網得邑於此將母以來年穀幸豐訟獄差少徒以鑿空取辦之賦常有汗顔落筆之慙誠本末源流之難言顧期程督迫之已峻願裁闊狹少借寬容惟庶幾通郡邑之情亦不敢闕公上之計非逢明德何敢妄陳

又

某小吏疎賤固當循分守之嚴大府尊榮不敢貢起居之禮有如僻陋可賜委令奔走之常惕息以俟

通趙通判簡

某名微位下地寒迹遠不獲早執鞭事君子然英聲茂實炳炳一世雖愚無似竊誦高山仰止之詩舊矣天假之幸會令乃得齒名屬吏奉令承教托身宇下何榮如之

又

某恭惟某官人物高明學術正大有謀王斷國之絶識

有尊主芘民之盛心以文章取重名以績業得顯仕搢紳之論所以期公者未易涯也三輔郡誠美地監察御史亦尊官然明公居之則屈而不稱嗣須中詔徑陟要津桐江父老安得久私大惠哉

又

某越東鄙一窶人子繇太學諸生第進士尉黄巖丞海陵迂戇不能媚世世亦莫之比數貧無以養母冒昧求邑於此兢兢救過既踰年矣幸公來臨教告而鎮撫之

庶幾其遂免乎君子之心坦然大公亦何敢以私請其
知恐懼而已

上知平江府鄭寺丞簡

某竊自伏念生長姚邑往來鄞江嚮瞻夫子之宮牆熟
霑前輩之膏馥載欣疇昔之歲獲親道德之光雖邂逅
之間曽莫伸於雅敬而顧盻之重似特異於衆人惟天
淵之分既殊故鱗羽之誠莫達不自知妄意製錦之日
乃適在易鎮下車之初歛板公庭齒名屬吏葢天賜也

何榮如之

又

某恭惟某官里敬于公之門家傳諫議之録花蕚相繼閥閲愈光然少日俊躔久合在一時之右而平生心事不欲爭衆人之先舒舒夷塗凜凜舊德民庸滋久朝論自尊故才名真四十年而仕宦甫二千石迨茲報政之神速卓然逢時之休明界延閣之華資易近畿之重鎮所以褒表治效激昂吏心惟上不私惟公無媿少須朝

夕以究論思理有必然辭不敢佞

又

具嘗妄論當世大槩以爲書生喜事虛名而乖實用俗吏趣規近效而乏遠圖故急公上之計者不暇於憂民而要道途之譽者或踈於足國知二者之胥失集兩長而實難厥惟明公熟講兹事以身先物惟儉與明檢柅吏姦準約邦賦既無乏事亦靡苛征至於視時宜而弛張裁期會之闊狹上下之情不壅是非之鑒莫逃綱條

簡而易遵旨意厚而不薄此足爲天下法矣故願與輿人誦之

又

朞日于選部始泣此邑自天官與郎吏愕然屬目退而朋儕姻戚且責且笑且弔之然朞之愚以爲天子畿內之縣而人皆辭難則如勿服官可也聖明之世不宜有此則不敢以悔然此邑惡聲實亦特甚二三十年自今戶部侍郎劉公著績之後無一令善去者逋滯弛壞千條

萬端才薄勢孤豈有濟理獨望明使君察其如此慨然扶持主張之俾得稍自竭其不肖之力猶或倖僥萬一是非為某一己利害計爲此邑計也殫誠自歸伏惟少垂聽焉

上韓提舉簡

某恭審詔授節旄使臨邦甸二千石有功爲刺史雖選任之道當然數千里之地環京師則澄清之權重矣聖明無私於親擢中外相賀以得人敬想攬轡登車褰帷問俗風采悚動號令精明某方與八州三十六縣吏民

延頸以望合詞以慶

又

某恭惟先正魏國忠獻王當嘉祐治平之間有大造於我國家蓋兩朝顧命定策元勲見於裕陵所賜碑首國史書之天下誦之非復言語所能贊述傳德積慶文定繼相子孫千億蟬聯紱組爰及今茲紹起益光坤儀内尊作宗四休而有如某官復以治郡著績賢稱蓋世自結主知進膺簡拔惟忠獻文定之心之德詩人所謂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者又將於是乎在某敢不重賀

上何提刑簡

某不肖而生晚安能仰窺前輩大人德業之萬一竊敢誦其所聞恭惟某官以文章爲宗匠以政事爲吏師以清名重德忠言直節爲國品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此語移之門下未過也職臺諫則公朝尊使江湖則遠民恍在高懷無中外之擇而士論惜經綸之晚祥刑畿甸奏事京師持槖之留不夙則莫某請以繼賀

其妄嘗忖度惟今浙右視漢三輔王公列侯將相大臣勢家要人廛市邸第盤據相望饕吏黠民往往扳聯附託貧弱失職郡縣或不得舉手明主遴選部刺史督察澄治如古司隷詳刑之任以屬我公豈輕也哉側聞風采所加百城震動養禾去莠不茹不吐齊民幸甚奉法守公之吏幸甚某將奔走麾部敢爲輿人誦之

又

上李提舉簡

某愚陋不足仰窺大君子之事業竊甞伏聽士論恭惟
某官詞林威鳳學海老龍道德文章爲世師人物風采
爲國瑞穎脫塵垢蜚翔雲霄雍容承明出入省户上深
器之業將大用特緣故事薄試外郡畀節留都趣徙畿甸
前席之思已切持槖之召非遠經綸康濟皆公分内某
方與海内民物同一跂望

又

某賤不敢妄論當世甞惟漢刺史以六條察所部舉劾

守相二千石其權任甚重而令行禁止百吏奉法豪猾歛手貧弱得職其功用甚大今部使者諸道相望皆得行刺史故事然比日權少輕矣夫任天子耳目之寄於畿甸之近繩一小吏反致動揺則夫位下而勢孤者將一伈伈睍睍俛眉拱手聽命於珥筆之民而可歟我公仁勇處此其必有道而若某者方將依倚臺治以自存於風波之區則不能無懼也是以敢私言之

回興元宇文尚書簡

其儆閶天倪式循月令維玆凄風戒寒不審褒斜之南氣候何似敬惟命世哲人當福天下緊祉錫慶山峙川增然不勝惓惓爲國自壽重請於下執事

又

其伏以其宫駕風鞭霆之氣騎麟翳鳳之姿溢爲文章見於事業海内人物斂手莫敢爭顏行者文昌碩望咫尺泰階頃乃浩然西歸兩屈藩翰蓋膏澤將加於廣宇而高情先厚於故鄉小訖外庸入秉端揆繼此其時矣

又

某惟漢中形勢號五百里石穴而南鄭爲都會蓋西蜀六十州之命也上倚公重難以選代進秩回任此慮深遠若某之愚冒當西寄襟喉所係脣齒焉依抑何幸甚

又

某無似平生結契門牆幸不薄慈恩聯題樞屬接武雖升沉頓隔而獎念不遺夤緣孤蹤浸越涯分敢不自知才疎性拙年晚意衰已萬萬不堪時用誤蒙隆委承乏

西州乃復與麾下分壤合治講兄弟之政伏惟不替舊
好借以輝光賜之誨敎使得寡過是有大望

回襄陽張尚書簡

朞一昨闕於起居之敬誠以班行追逐罕暇日尋復被
命適萬里大暑挈家浮江意緒怱怱不自知其踈怠諒
蒙寛察旅泊沙市望峴首七八馹無從一造堦戺瞻企
胡可容言風露益凄涼敢乞爲天下國家千萬自壽重

又

其恭以門下地望器業聲威功績傑出一世調元造命之地自其分内故物分閫襄漢雖誠當今上流形勢最急處上之委重公之請行意故有在然歳律一周規摹既定方畧既明可以歸中建策而遂其所欲爲者鋒車追召理不淹久便當趣裝以俟

又

某疎拙麤戇實無尺寸才力可爲當世損益葢門下所素知自頃過蒙推奬僥踰涯分每自愧恧日思退處田

里而誤恩横加畀以蜀寄牢辭不獲黽勉此行深惟此方事力積至今日可爲寒心而本末宏闊未易著手將何以稱塞明旨慰答遠民惟高明最愛我厚且鄭鄉利病瞭然胷中切求良規使得試自鞭策非復肝膈常語敢以啓陳用布梗槩伏乞領畧

回成都王運使簡

某竊惟某官抱負宏偉發揮精明好仁惻怛如木生春見義勇敢若水赴壑遏歷中外聲震業光仗節兩川益

以宣布上恩勤恤民隱為事古人所願得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能令萬物吐氣者公真其人為民小留入階顯用其實以為世道慶

回楊總領簡

某肅候天倪已循月令祟䄄贅請筆舌所匵抑君子有四時所以宣滯致和豈曰私愛其身實為天下自重伏惟執事尚敬無忽

又

其竊惟其官於今天下爲文章家所謂相如子雲再生蜀此搢紳韋布所戸知也至其清高正直如金莖露如朱絲絃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從容剸裁動中繩尺則非賢有識嘗交門下者罕能知之顥使西州既四易節委注益重聲業益光兹惟兩宫用人之明而公之才德乃大信於中外弼諧贊襄之任將自今始宗社幸甚

又

某嘗從諸公長者論天下事以爲蜀六十州繫國家本

根地而取民養兵日朘月削有司不知所補捄又益甚之士大夫自東南來或未熟本末源流徒毛舉細微無以宣暢天子德澤而旁觀相牽制復有不容越俎之歎謂當就擇西州之望付以軍計使與父兄子弟大議變通之策要以上無兵興之憂下有生聚之實乃可恃以長久厥今天啓聖明正以兹事屬公公亦慨然以身任之幸毋失時熟計條上某敢再拜以相贊

又

某孤直自信少壯亦頗喜事老至意衰無能爲矣上恩
異甚猥付全蜀丁寧備至怵惕此來未知何以稱塞然
制閫虛名亦無由大芘其民獨倚門下蒐軍實慮財用
汲汲如前所云者某雖無似庶幾相與挈持紀綱以助
成一段奇事他日載名竹帛某與有榮焉是則大望

又

某浮家西來方泊荆渚候水稍落當上瞿唐敢馳素書
以通誠意可笑荒蕪尚惟恕覽

回京制帥賀交割簡

某謹時修問未罄衷曲載惟調元贊化之手泰階六符方將待以清理旗纛次舍嶽祇川后實先後之豈容有陰陽之沴干其間哉抑重臣爲國愛身之道尚其加毖無忽則所大望

又

某惟某官人物器度之偉獨立一世惟皇上帝生此良弼使光輔我國家慈皇知之而欲稔其功業聞望以信

服天下用先畀四路六十州兵民之權而屬諸嗣聖今
西南安靖威烈赫然無復勞上顧憂温詔東歸麻案之
宣有日四海方傾耳企足以觀真宰相之規摹方略甚
盛甚盛
又
某恭想趣駕鉼車空留玉帳頓失雪山之重愁殺錦城
之人攀轅卧轍割鐙截鞭顧公少徐其驅不知當宁側
席之恩不容違也某顧展交承之拜躬陳賀謝之辭敢

請會期使得候伺道左不勝遡風以俟

又

某頭顱如許才力闒然惕承上命肎爲此來瞻言前躅未知所繼亦既拜受印章見吏民於境上憂深責重懼不能任以爲公羞古人以告新爲忠況門下之於某愛予繾綣非一日哉條列事宜明賜教示鞭其愚而箴其疾萬幸毋靳

回潼川劉漕交馳簡

某伏以某官正大之學邁往之氣傑立一世磊落瀟洒如太華三峰照映霄漢不待區區贊說朝廷今極清明決不使汲長孺久居外鋒車旦夕且至歸當益任春秋之責惟公勉之

又

某一自執事去國每獨西嚮矯首恍然想見英風勁氣爽我毛髮不知有山川道途萬里之隔也又不自意被命西來乃真得相從於雪山之東月峽之西握手吐心

快洗湮鬱其何喜如之

又

某孤戇之迹推遷過分已媿無補誤恩横加付以蜀寄受命引道日夜自念大懼不足塞職執事既副西州之望又嘗參謀中權今復持節東道耳目浹洽思慮精遠矧惟大忠至正深懐國家根本之憂皇華之詞干旄之告吾不於門下望而誰屬面命耳提之未足則條列畀之使銘坐右公無靳焉

回新除楊總領簡

某恭以某官人物議論之高器業局度之偉不獨西州冠冕正自中朝羽儀優游東閣之上僚咫尺甘泉之法從而急流丐外晝繡言歸天令全蜀徼福於公顧恐宣室興懷予環在道未必容旬月去君側耳

又

某惟蜀民困於兵賦將七十年張弓不弛識者寒心久矣此其權在外大府有如大尋根源細論贏縮宜若有

可爲者然雖仁人君子居之猶未免以爲難則某之所未快而不敢必其説也以大卿平日所自任而鄭鄉父兄子弟亦以注望於大卿伏惟幸留意焉

又

某曩陪朝蹟最蒙不鄙相善也來時祖帳之繾綣贈言之丁寧銘心結佩靡敢忘去顧惭疎鹵不任蜀事有負相期之篤今其何幸大卿自以玉節出董兵餉而某也得委身以託同寅之賜庶幾免於罪戾喜可勝言

與夔路趙安撫交馳簡

某候問有俶悃誠未殫暑去凉多山高峽急坐嘯之樂福履且宜益尊其生入當大任某敢以重請

又

某竊以某官學到古人望隆國士孤立一意以結明主至誠自盡而憂吾民出入中朝勤勞外服賢業良顯師言甚都夔門地雄帥閫事重小屈鎮拊用寬顧憂宣室有懷追鋒即至期公者大豈某之私

又

某無似嘗欲偏交天下賢傑然以執事之英聲茂實平昔游居相望不過數百里間每獨差池未一識面致此缺然老適天涯顧得分壤合治聯兄弟之好又幸道出府下便當傾蓋以寫此懷喜何可言

又

某疎戇不善諧世少頗喜事老已息心立朝無堪蒙恩過厚委寄全蜀不堪遠行地大力殫憂深責重未知所

以稱塞隆指慰答遠人幸倚名賢分鎮要壤肘腋之助肝膽是同公樂告之其知免矣

回夔路王提刑簡

某恭審顯奉贊書肅將使節光華夥盛慶愜可量巴渝為蜀東門山谷阻深與夷落相出入民貧土瘠刀耕火種而吏或不奉法令重侵擾之誠得明刺史彈治撫摩萬物吐氣一道蒙福可待矣幸甚幸甚

回夔路趙安撫簡

其竊以某官學博而才高器大而識遠握蘭省戶秀出班行仗鉞邊陲望聳夷夏今兹鎮撫三巴威惠翕赫儒者有用如此真足爲吾道光宣室思賢召節當旦夕至論思獻納非公孰宜欽佇欽佇

又

某比一再奉書而亦疊拜子墨客卿之貺荷甚慰甚合并在望非不願速長年三老告以宿潦未收船泊下牢數日水落石出始能西泝今既入境承教真不遠矣何

喜如之

燭湖集卷五

宋 孫應時 撰

書一

上晦翁朱先生書

某每日不敢全自懶廢但書院中教數小子弟無半日閒讀書既少工夫朋友相聚又濶時一相過或只閒語數刻彼此俱成荒唐以是空度日月雖自謂念念不忘追計則無新功豈不每知愧懼思自砥礪顧亦易成消

歇先生罪其懦弱此安所逃但某自驗頃年雖頗分明奮迅然却全無經歷意象落空只成輕妄後來屢僨屢起不過如此自去歲與子約相聚以來乃稍收歛精神向内實處較驗大見欠闕乃知俗心鄙習殊未能去與古人相去何啻天壤今來所用力處且欲得信實不欺虚巳下人取善掩惡消磨平常矯偽好勝之心庶幾循是以復乎情性之正而益消其利欲之惡病未能也故且欲量力守分簡静自養而不敢過意作之使髙忍虚

高而實無積累之地耳讀書未多見理未廣人情世故未諳悉亦姑隨處自勉未敢泛然欲速以自病其心不知此後竟有至時否遴遠師門無由考質愚意如此敢盡稟露望賜痛加警誨

又

昨者不揆僭冒輒以先人銘碣為請三月十日間所遣人方還拜領書賜慰拊矜惻不簡賤愚緘致賻布誠意是將而興哀幽䰟追嘉其平生而恵許以不朽之託不

肖子孫將何以任此舉家感動知幸知懼是月之末崇禮被檄還自台州來相與讀尊誨相泣云還家下當即遣人詣伺候於時極匆匆某不能便拜書附之而託崇禮以併請然今未知其已遣與否晷景如流不勝煢煢之心大恐兩成因循謹作此稟趣崇禮速發兩家儻遂皆拜大賜泉壤交榮諸孤死無恨矣哀懇哀懇鄉邦不幸石編修叔又下世伏想先生聞之尤為悲傷某憂居未嘗出門然無以為家不免於湖濵蕭寺聚集二十餘

生近墓且便家往來其間病軀近稍勝前矣恐欲賜知

又

六月二十二日某拜覆先生知郡寶文郎中今春崇禮所遣人還伏領賜報之重不勝敬感比來杭都得竊觀所遺應之近書審已佩印開府體力勝健漳南僻遠應接人事簡於他邦仁聲先路固已消伏嚚獷條流綱紀揃馴兩月伏想公堂穆然不妨左詩右書之樂即茲近秋暑事行退惟天壽斯文尊候動止萬福某憂苦病瘁

偶不即死四月朔遂已免喪追痛罔極之心寧能有意斯世毋養所驅强復求禄已調嚴之遂安今三年鈌選人試邑衆謂非宜然既無他覬倖心姑惟地近可以盡室同廿苦是計獨恨太貧又須復作時文保社不得閉門盡力數書以從素志亦無可奈何也某年已三十大禍以來已覺目昏髮白健忘特甚此身他日不敢預知惟是耿耿夙心鄉慕義理每對聖賢遺言頗亦切身知味邪思妄動隨自剛制不至甚難閲世淡泊忮求亦

寡然而氣質未重規矩未嚴析理語滯應事膽薄自視
枵然一庸人耳故願委身師範日月漸摩庶幾變化之
益始涼秋負笈武夷此志已決今望治所道遠加倍又
復不能伏惟先生憐軫特厚念其如此時教敕之異時
候伺請祠北還猶可遂此大願也寧海一釋子名正因
者頗深於禪且有實行已忽省念人倫天分不應絕滅
遂屏其書歸心程子之訓欲還冠巾而母老無家姑寄
食一墓庵以為養其人未四十言語氣象殊非茍然者

某未識之然得之於寧海一學子王定定與因同志不安也先生記此人終成就之乃一奇事附便貢稟未究百一惟乞相時保重不備

又

某年益長讀書求巳之念自不容不切然不能儲穀水逃山林恐終汩没妨奪敢不兢兢自勉惟淺暗疑塞末由一一求正師門殊自惜此日月也先生既牧一州又方奉行地政良須多事賔僚掾屬多賢才不相負否尚

同之弊遠佞之戒昔賢所不敢忽責大指不小苛長人之道區區愚忠伏惟先生不忘留意焉某先人墓碣之請蒙念及不置倘可令先衆人拜賜豈勝存沒幸願事簡文直或恐不大勞思慮耳僭越喋喋死罪

又

某拜覆先生運使修撰郎中冬仲霜晴恭惟天壽斯文尊體動止萬福某去冬寓狀之後今春遂安趣戍以三月十八日到官小邑積弊不綱之餘緜力支吾日覺多

事久欲專人拜書因循不克八月間潘恭叔處始傳至
先生初夏漳南所賜教及四經四子諸書仰惟愛念不
棄如此捧拜不勝感激惟是中間伏聞冢嗣之喪想惟
尊懷悲痛何以堪處區區失於𢾭問今日月浸久當漸
漸寛釋或言自臨漳還即卜居建陽邑中是否比者䕶
漕之除亦既不聽辭免不審尊意出處定何如得子約
書却言上意甚惓惓恐先生必當一出來未敢知其然
否也地政之行諒有成緒尋已寢罷今之用人欲使行

志不亦難乎公論未亡故以虛名相容直為觀美耳先生齒髮如此豈堪馳驅奔走於無能有為之地邪愚見妄發僭易皇恐叔晦沈兄不幸謝世此渊中之梁木一壞豈易復得先生必為哀痛身後家事更是可憐某適來此不得致經理於其間也念其所以不隨世磨滅之託尤惟先生是望未知已納事實與否切願早成就之某先人墓碣幸蒙開諭謂不渝前言恨不得負笈欵門日日伏請亦惟亟垂大惠崇禮每書來尤祝同申此意

也某去冬本已諾史魏公之招未成往而為此來作縣雖勞苦無他出得日夕老母之側此其本計也但地瘠民貧月賦煩重十年易九令其間攝官又多以此百事廢壞隨力盡心僅能去其太甚所先者使民各得言其情故饑渴易飲食之人頗益相安未知久復何如學校廢三十年稍為整頓招師受徒其中雖未免令習時文然法語所及亦稍有相嚮者區區於此聊復自試但應接不暇無省事讀書之功要非淺學所宜且平生意念

自著邱壑黽勉世事常非所樂若求知干進之累則自省頗無夾帶也向來隨所讀論孟諸經或思慮所及極有欲質疑處若得一二年閒靜可以抄出今未知何時有此工夫而歲年忽忽聰明日不及前柰何素蒙教奬期待之重因自稟敘僭瀆多矣所刻經子極有益於學者但所疑古文書序實駃滯未能曉且只一意尊信以為此漢晉儒者所不見之書而後人得見之不可不謂大幸若中庸章句中哀公問政一編疑聖人於哀公未必

直說許多或者家語反抄中庸入之又頗疑大學所定其他皆分明只淇澳一段恐或本在首章正經之下通證明德新民至修身為本之意似差混成而於舊本下文連接亦順然此乃先生數十年精思熟講然後出之豈可輕議顧心之所懷不敢不吐既末由面請復未及別録輙附見於此乞賜批誨師門尊眷恭惟中外萬福某老母留此安健二兒在里中常得書不足勤念道遠不勝依慕伏惟以時倍萬保重不備

又

某拜覆先生宫使修撰郎中伏自去冬領報教吏役鞅掌怱怱至兹不克嗣狀瞻慕之誠所不容言即此暑氣方盛恭惟燕居超然尊候神相萬福向來足疾當不復作建陽宅第已畢工否賔客書疏之勞誠無所避之然較之在官要須得休養精神緒成著書之功以惠後學斯文幸甚某將毋戍邑十五閱月不敢不隨力盡心民情相向頗驗古意之可復至於精神文理之間則益其

難也偶邱丈帥蜀見挽為從事初亦辭之而書來益勤
幸毋氏强耐不憚遠適區區伏念因可求天下竒聞偉
觀以自廣遂許之行矣士友之論或謂不宜然某自計恐
未害義不審先生謂如何也夙昔所欲剖露請益竟以
汩没不能條呈輙有近作亭記等録乞指誨某踪跡愈
遠歸期大約在二年外惟先生千萬為國家天下自壽
下情至禱師門大眷伏惟中外萬福昨蒙教以孔安國
書序非西漢文章未知信然但於書小序猶未敢疑其

非孔氏之舊耳太史遷實效此體以叙其史必甞見魯壁之藏未知其所見者有與此小序異同可考否也區區困於作吏更無考訂之功殊自恨潘端叔袁和叔皆重罹憂患極可念某所遣人欲乞速發回盖踪跡恐月末離此庶令追及於臨安也不備

又

某拜覆先生判府安撫修撰郎中前年秋過武昌拜狀託詹總卿寓便必達自入蜀不能繼問起居惟積瞻仰

即日季春暄和伏惟天相道德尊體動止萬福比者恭承優詔起畀雄藩懇詞未聽不審先生或可强且一出否今當已有定處矣某曩者受辟之後卒然改計辭親獨游甚不自得又聞伯兄之訃便力謁歸會同官吳斗南先謝去而主人初到蜀實有內外調護之責迤邐苟留歲晚乃得遂今始過巴陵四月末可到親旁耳蜀中形勢畧所徧覽北度劍棧抵武興西登岷峨南過戎瀘而歸去年四路幸皆中熟郘丈雖有嚴稱而極簡靜吏

憚而民德之人或傳其過甚皆妄也邉久缺帥亦頼是邱丈有以鎮壓之然向時物議重於變置故將之家尤過今張侯往自慰西人之望但襄陽便為的於其旁良未宜耳去秋以來伏想先生憂時特甚幸已頓寛未知後復何如耶尊體康强脚疾不作否荆門陸先生遂止此可痛聞其啓手足告學子惟先生之教是從惜其前此自任之稍過也昨尊諭附劉殿院書尋達之近夔府欵見出所得先生去年書劉却付一緘幷文籍三掩在

此邱丈亦有書掩侯到鄉專人賫達未敢輕附便某猶帶賤事託稟議為名且徑歸省老母而治伯氏之葬侯到家即申解職來春却到部恐欲暘知此狀託岳陽王使君候便未究所欲稟惟乞加護眠食為斯文自壽師門大眷中外萬福謹狀不備

又

某自入蜀不得訪便拜狀比歸過巴陵見王使君言與先生同里相厚善託以一書計無不達即此首夏已微

暑恭惟天壽斯文尊候動止萬福長沙之命再辭既不得請或須强起則當已引道矣聞湖湘之民久已望風鼓舞但今時所至索整頓處極多坐視故非所忍欲為復未易遂政恐纔出又當思歸耳年來中外氣象如許不勝草野惓惓之憂知當柰何某江行多逆風今方至秣陵向來未曾游此幸任兄伯起犨此盤礴連日追隨登覽更三兩日即去過臨安未暇入城徑歸親側區區雅有隱居讀書之志年逾四十不應終自汩没未敢徒

言云耳頃蒙教以易學端緒深願從事於斯亦嘗求得先生易説實多啓發他日稍閒得條所疑以請惟是未知何日從容師席庶幾於卒業也邱丈劉丈各有書及文籍委轉達恐先生成湘中之行則頁迂迴淹久之罪今輙寓留皇甫帥軍中必無浮沉皇甫公勤康而好禮其用意自非他將比意中更欲其用晦而明勿斥同列之短則身安而國有賴盖此一路徑更是實繫有徒此帥或不容於時所繫不小也先生倘以為然因書戒之

可否舟中作稟不謹伏乞尊察

又

某拜覆先生侍講待制前者歸遂於巳卯金陵兩拜狀中夏抵家則聞先生亦已視事長沙入秋又聞命召固知先生必不得辭近潘兄恭叔報已至闕下且蒙書中寄問幷知前書已遂徹達歡喜感激言不勝陳竊計今兹日侍經幃格心正本之業天實啓之宗社幸甚斯文幸甚即日尊體起居倍萬納福今歲國家事體之變亦

亘古所未有臣子痛哭流涕之餘逢嗣皇聖德日新宗臣身任天下求諫進賢如恐不及我宋列聖垂休累德中興之運意具在茲然而哀敬危懼之心正未可頃刻釋也深思長慮厥惟艱哉先生此來上下之望至重義不可以苟退而志或難於遽伸誠意之積精義之發固非門人小子所能贊也起弊扶衰似非因陋就簡所濟而規模未足文具未掃中外在位更易紛紛果何見哉區區戇愚非因先生之前豈敢妄一語及此死罪死罪

杲還奉老母幸安九月始克襄先兄之葬歲惡糴貴經營薪水殊未能他出入欣聆恭叔之報誠欲亟渡江侍師席然尚稍牽制且邱丈遭臺評下客贊畫無狀又有觀其所主之媿固當伏匿少定乃出十一月之末或可省拜也自餘悃愊悉俟躬稟姑以此狀託潘兄遣達仰乞尊照向寒敬惟千萬自珍重以慰四海祈嚮之切不備

又

某拜覆觀使殿撰侍講先生即茲大冬祁寒伏惟天壽斯文尊體動止萬福某連年不貢起居之敬私心慕仰有不待言盖方其家居則僻左無便去春從禄此來則劇邑勞苦異常雖遇便輙不暇且不無浮沉及意外之慮遂以至今間亦從友朋詢知年高體康狀黙用慰喜而比年事變如反覆手死者沈痛生者轉繫異方然且屏心氣務在拔本塞源在先生可謂據高履危而獨蒙全宥天也抑猶有未可知者泰然俟命當復何道追惟

所以致此在當時諸公亦不得不任其責用大匪易知幾實難徒使後人終古太息未審尊意謂何如也欲想息交絶游應酬簡少其於怡性養壽適足為福是則可賀某私幸守愚安分粗得全身奉親以貧急禄不復擇地自請試劇不免一循俗吏繩尺差不至大得罪於民目前上下且似相安豈保其後然亦未嘗敢強其所不能而惟容悦是謀也常熟實為言游故里橋巷猶存其名且載於圖經惜未有表而出之者已即學宫之側别

為堂以奉祀扁曰丹陽公祠念非乞記於先生猶不為也不知先生肯特破例下筆否重念先人墓碣久蒙尊諾併祈拜賜自當深藏密刻不輕以傳於人倘可確然示報春間即專人候請惟矜許是望福州新節推大卿居此邑村落間今之官觀其頗有識趣且良吏也過門下願進拜得不拒幸甚因寓此稟未期趨侍惟乞倍萬保重某不勝惓惓不備

又

某拜覆宫使侍講先生昨歲福州錢推官行得一寓狀審遂呈達且蒙與錢君之進而問及某之蹤跡聞之固已感幸久欲專一力詣門下疲劇煎熬之中怱怱不果以至於今不勝自罪間詢往來士友知先生康健不衰用慰瞻仰新年尊壽正七十實為大慶恭惟天相斯文當此春和尊體動止萬福先生數年來閒居無他出賔客書疏之及門者計省其舊十八九免於應酬之煩而可一意緒成諸經文字以貽後之學者此造物之大賜

國家之厚恩也雅遂本懷亮有餘樂他復何言某為親
從禄塵埃辛苦所不得辭於兹三年偶幸未及於禍亦不
取知於人惟無德於民是媿此去一甲子當受代倘遂
善去為宏多矣後日升斗之圖非所預計亦不至失其
初心也久廢書册俗狀已深設復得閒可再鞭策而精
力退矣皇恐忝何惟先生憐而教之某向來累以先人
墓碣為請先生許之已確竟未拜賜今兹耑人戒使候
伺旬日敢乞垂示謹未敢泛投唯當刻藏之家為泉壤

無窮之榮少寛不肖子没齒之責不勝痛懇師門大眷
伏惟茂擁春祺燕及中外子舍學士昆仲各仕何地孫
枝已盛多否某老母今七十八幸康健舉家隨養亦安
某昨未有嗣去年方得一兒以先生愛厚敢及之子約
謫死可痛然其死無媿矣平時學者經此大鑪真贋盡
見知人實難敢不自懼某昨書又嘗僭乞子游祠堂記
諒闗尊抱區區素不敢事衒飾妄求品題以自表見顧
此邑實子游故里今江浙所無有不以請先生求一語為

信某之罪大矣亦望因賜揮染當留俟他日託人刻之乙無疑也末由趍拜引領飛越伏乞以時節宣千萬自壽不備

與王子知書

某再拜子知主簿賢友去春一見慰甚中夏抵臨安憚暑不能相尋爾來每有懷想某旦夕將毋就戍諸況君保當具言之吾友英發有膽決志度不小一第分内事諒不以自多少年日月家居無事計當洗心聖賢之訓博

以古今之變他日成就未可量也天姿不可恃風俗易
以溺人願敬毋忽益遠末由合幷迹雖疎而情已厚故
附此畧道所欲言者餘惟爲遠業自壽不宣

又

某再拜子知主簿賢友頃纔一見喜於得友因敢贈言
今書來遽執師生之禮甚過不足當也遠餉珍錯更荷
勤厚春寒伏惟侍奉毋夫人起居萬福山陰闕在何時
未趣上否某將母戍邑幸無疾苦區區獨自恨弱冠有

意於學今二十年荒唐浮湛無能庶幾古人百分之一此非學問之難直坐自暴棄耳讀書一事却坐貧故受徒急兩者害之又亦自無規程紛雜不專精至今茫然無可據目昏髮白方復置身塵埃中此事幾於已矣以此嘆愛子知聰明英發少脫科舉累無求於外而志氣偉然有大受之器乘此閒暇汲汲從事標準聖賢著鞭從之豈復僕輩所可及哉所慮者用明於外不能釋然剗去平生所挾如蒙稱之聽於父師則雖果敢辯裁於大

本猶未近也來書所謂寡合易忤異說横生得非以此故耶至如取友惟君保一人固驗親仁之益然擇善無方恂恂鄉黨不可有餘子碌碌不足數之心也見箴定香記甚幸當時但不必作業作之却當便以此意為主曾看南豐諸記否然僕正自非作文手也不宣

與石檢詳書

某頓首再拜應之知郡祕書尊兄去秋得書尋附報必達歲晚忽聞與居厚皆去國已而拜守滁之命慨嘆之

餘亦以為喜即此春且暮天氣多不佳伏惟還剡優游
尊候萬福中都慶聞安問日至賢弟子姪眷集均祉尊
兄在朝時上下調護之功固不少不知此出於静中追
念亦復有遺恨否人生禍福本無可闕防避就一進一
退不能大為斯世重輕是則志士所甚懼耳邊州今雖
無可自展者比兄為之當亦有分數可覩如聞急欲議
易幕恐不必爾若意不欲往則臨時有請可也如何某
遂安偶成見次匆匆辦行二十五日將母就道兄何以

教誨之盡言無留藏乃見愛厚耳子約之入久近又當如何監丞尊叔未可求外耶某甚欲一詣剡與凡别且哭編修之殯計往回當八九日遂不能惟是矯首悵望不勝依然舟中略奉此紙專人致左右餘續上狀時中千萬以道自壽不宣

又

某頓首再拜都運提刑華文檢詳尊兄春初寓書幸達齋几久不能嗣問動静第極馳仰比以虞貫卿屢覔書

方於六月末作一紙送莫簽魁入遞計方在道而專使遠臨書意詳曲餉遺腆重感服眷誼之不忘非言語所能謝也即此新秋積暑早晚亦已有凉意伏惟德業有相台候萬福某官守如昨勞苦自其定分所幸老人强健舉家團圝仰禄不啻足矣此外恐不免罪而何敢求知不唯不敢亦非所存若兄事任既重盡心具職可以報國而及民者方大人各有志勢難盡同自靖而已遑多議乎潘文叔遂可更選可喜劉全之後不相聞今已

得替或言已是及格近有傳兄當改漕淮東而趙子固
大亦有此報趙大病餘未可必出也兄或果動未可知
耳時中伏惟為君親自壽大為世道之福是禱不宣
與潘料院書
某頓首再拜上狀文叔知縣尊兄即日方冬未霜伏惟
愷悌宜民尊候萬福某昨自憂患中遠辱存唁繼嘗具
報不知達否其後聞兄有悼亡之變無便失於奉慰謂
兄當復還居上虞可相往來乃承同舍玉山憩止金華

遂成闊絶可勝交游冷落之歎今春將母就禄於此夏間江必東自婺回言凡亦赴永豐近往來者益傳政譽已籍籍喜甚恨不得親叩講畫之詳也今時作邑定未能便及古人日行乎不得已之中亟去其太甚其餘漸損益之歲計有餘則為善矣然吾輩學未充精力短始雖鋭行其志事變淩奪日月推遷能使初心寖闌是則可懼僕方自以為戒因敢以告沈叔晦凡之亡朋友當交相弔哀哉端叔處必時相聞近恭叔過建陽尋聞母夫

人小不安使人追之不知如何也子約執禮曲臺有謇直聲間得書否適有便畧附此不究所欲言眷集留婺女已取至官舍否向寒千萬良食自壽

答潘太慱書

某頓首再拜端叔提幹尊兄昨養源來曽附謝牘中一紙之賜後兩日又領歲初所惠書不肖無狀荷朋友不忘棄寧不敬感某初擬燈夕後過四明歸當詣兄欵别已而無暇沈兄過上虞云當來訪遂留俟之二十六日

沈凡來二十九日僕繼往又數日回體中感冒不可風自初十日後日日具舟欲行不以事牽輙遇風雨今則行日已迫定不暇遠出矣四方師友常苦隅濶吾輩鄉社近耳猶不能合并如此因坐不勇又或尼之良自懟嘆某齒長學荒方願專靜讀書且常有負笈武夷之想偶茲趣戍當復投身朱墨間職分誠不敢不敬然德薄才短懼便為俗吏猶未必勝任為吾黨羞惟凡愛我素厚幸一一教之歲月飄忽凡終制亦復不遠小心敬德

舉動準的古人毋為精神意氣所軒舉而不自察區區亦甚有欲面論者不及究也時中節抑自重不宣

答潘宣幹書

某頓首再拜恭叔縣尉尊兄向來家居固常欲一詣自請作旬日欵令當遠役咫尺心交之地乃不能面别而去吾輩大抵不能擺落俗狀以追古人風味此亦其明驗而先施之責在某負愧尤多矣區區自觧畧具端叔書每見養源說兄篤志近思朝夕從事工用益密意度

益遠自省荒落無狀極思相從以求發濬况茲不避試邑恐賊夫人之子兄不棄我何以教之虛心克已固是難事從來師友交以相病僕誠不肖竊自感厲願著鞭馬兄毋疑其不受而嗇於言也沈季文兄要是强毅截然不繳繞媚世真古學者氣象他日宜相與展盡餘懷不及究惟千萬强食自護不宣

與葉著作書

某頓首再拜昨兄見過謂當繼詣五夫足可從容承益

而冗奪病倦風雨相仍日日具舟輙復罷遣兄必疑其失信媿望不可言也即此雪後餘寒伏惟尊候館寓萬福某正月末始得往鮚埼留數日遇雪寒歸來肺喘作比兩日方安遂安吏輩十一日已至二十六當成行緣道遲留度踪跡稍定必暮春夢想二潘兄欲求欵今已不能復輟暇矣計兄亦不宜又歸為別人事固未可預期大約某遂安滿罷兄已在京口幕府吾人各近中年念此別離真能作惡相期素厚當出苦語夫志衰則氣

昏已小則物勝世道委蛇私利害怵迫動輙畏懦畜縮至或不敢開口軒眉丈夫之勇當如是乎朋儕間不能為輕重安望為一世人物惟兄明德力自振起其荒唐多過亦冀鞭策之助専此畧道區區餘惟良食自壽不宣

燭湖集卷六

宋 孫應時 撰

書二

上史越王書

某日者蒙被大賜即欲亟走竊伏舍人門外候伺陳謝萬一而狗馬病軀未堪衝冒風雪用是趦趄自止方日恐懼跼蹐伏蒙太傅手賜鈞翰拊勞優寵教以書傳全帙仰惟眷記不遺以其昔嘗拱聽緒言特加私淑艾之

愚敢不敬拜至勞謙下問採録蒭菲以來起予之助不以幼賤惷愚為間盛德如此所謂真傳百聖之心若某者豈誠能妄措一辭以承尊命尚容伏讀他日侍見得以稟請乞賜鈞裁

又

近蒙遣視書傳縁不肖之軀自月半後復感冒不安尚未及專一伏讀兩三日間方敬展閲有如太傅此書多所發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藴剖决古今異說偏見

開悟後學心目使人沛然飽滿者無慮數十百條獲睹全帙不勝平生厚幸雖其間妄意有欲反三隅以請教者方躊躇尋繹疑未敢吐遽領鈞㫖督趣恍然聳懼不知所對然伏自念太傅幸愛某不啻若託骨肉至親之數既未克拜坐側從容展露則不敢不一一疏諸刋本下方少見歸誠無隱之義用是輒留將命者信宿扶疾草率盡意妄書無復諱避萬萬不足仰備採擇伏惟鈞慈原其心而恕之某皇恐死罪

又

伏自春時進拜蒙禮賜之重僅憑還舟申謝萬一繼以行役滯留杭越不克貢起居之敬然竊亦因行李之往來審知鈞體勿藥以後精神更益康勝朝野幸甚載惟兩宮渴見元老金書踵道詔札丁寧不知安車何日西上天氣正佳想不容徐行也杲夏中忝部不能偵擇近闕已授遂安令三年次客中病暑因而留俟省劉故涉日頗久地勢孤遠名迹湮晦豈嘗敢有他覬倖心以為

門下羞還家兩旬店作始瘳伯兄病未平碎累大小皆不安以是未遑詣府拜謁家窮親益老某身任内外之責出入皆難曩蒙相公之喻今復未知所對尚須少定躬自稟陳兹領鈞翰先賜勞問祗以皇懼

又

某皇恐拜覆太師國公大丞相即兹春中風雪餞寒恭惟天壽元老百靈拱衛鈞體動止萬福某竊審中使驟至御札丁寧申命守臣致禮趣覲仰惟慈皇渇念舊學

嗣聖倚諮大老而師相壽康未艾精神有餘君臣俱榮
國家盛事將不惟特講臨雍乞言之拜或復有平章重
事之留矢謨戒德尚惟留意賔接應酬恐宜稍簡連日
叨侍觴匕重蒙賜賚周厚臨餞榮寵歸來子母相語感
激不知所言屬以小舟衝風犬馬病作未克亟具申謝
敢圖矜慈不置專使繼問畀之序引退省至愚至賤涇
淪塵埃人所蔑棄而師相廼益奬褒進之如此豈惟傳
詫吏民端可託重四遠拜受以還敢不日夜惕厲佩服誨言

期於稱塞庶萬分一不為門下知人之羞饋餘優腆受
恩不知紀極尤積聳懼大府鈞眷恭惟中外尊榮福慶
隆侈不審扶侍緫履成命誰屬或只太社實當之否某
遂安隸輩十一日巳至二十五六間就舟過越少留或
及候伺安車重拜道左亦未敢必他日嚴陵有使令乞
賜鈞諭

又

竊惟師相此行繫天下之望尤重具於陳戒君德通達

言路薦進人才宣究民瘼固有素定之論惟是道學二字年來上下公共疾之無能為明主别白言者漢唐以來常以朋黨罪君子猶是加以不美之號若此二字不知文義何所諱惡道學不足用則無道不學者乃足用乎原其始特越中輕薄子立此名自乙未歲流入太學已而嚮布中外方十五六年耳其所指數君子果誰以此自標榜令天下揚屋議論通共竊用程張諸儒之説有司不非之至於平居稍稍見諸言行輒曰詭世盜名

此甚不可曉恐後世之史書朝廷諱惡道學實剏起於今日永以為笑欲望師相特救此事遂消此名用賢獎善付諸公論天下幸甚

又

某皇恐拜覆太師國公大丞相即日春晚暄淑恭惟通日對兩宮宴勞便蕃天相鈞體動止萬福某比觀邸報安車以十八日渡浙不審賜館何地道路皆言且有平章軍國之拜敬惟師相以道進退端自有處若夫慈皇

眷禮之重聖上咨詢之篤天下想望之深燕見從容討謨嘉猷言無不盡宗社蒙福善類增氣在師相大忠茂烈益以光明流聲千萬歲某雖畀賤不肖敢東鄉拜手以贊以慶天氣正佳伏乞倍萬善保鈞重不備

又

某近者就戍比來不克更留稽城候伺前騶之過初八日漁浦遣舟還府嘗貢稟幅輒以狂愚妄發之言擬萬分一上裨末議不知徹聽與否冗瑣之迹仰藉覆庇初

十日抵嚴陵十六日至遂安十八日領職事奔走疲曳心迹未寧所幸老母粗安不敢仰勞軫記此邑僻小無將迎訟牒亦不過百餘紙官賦無甚逋滯但十年來八易令攝事者又六七人一以苟簡趣辦為事簿書不治里正偏受其害訴於諸司及省部者相踵而郡拘月發期會甚威乍到未見根柢姑仍舊貫須少定徐處之學校二十年不養士縣廨傾敝有覆壓之虞又未易言區區才智淺短豈能有以自試敬誦師相序引勸駢之意

未知所以稱塞然賴華衮之褒播傳一邑鎮壓多矣感激感激大府鈞眷慶問日至敷文郎中諒當隨入賜見洎千五三哥太社亟拜寵渥某未克各上狀敢附見微悃伏乞鈞體保重

又

某伏自六月貢狀蒙賜答之重且拜鰒魚松花之賜不勝區區感激吏事汩汩嗣是許久不克申起居問當降嵩令辰亦闕慶禮誠踈怠不敏負罪已大尚恃寛察某

不踰試邑仰依洪霞芶逭罪戾幸老母安健適值歲豐吏民相安自到官來獄無重囚學校粗修人士知勸但賦額猥重月發峻急皇皇取急不容休暇每念道化之訓慚怍深矣葉使君去冷副端或誠來郡邑大體當可小寬某竊粟為養之外素無他僥倖心獨恨投身塵埃棄置書册學業荒落是則可懼夢想食息念念邱壑貧不能歸亦其分也素蒙鈞念畧自控寫尚遠侍側伏紙勤慕敬惟珍御鼎裀鎮安社稷永福天下大府鈞眷恭

惟福禄昌熾中外尊安老母申附微悃觀使敷文郎中觀使待制侍郎不克別貢起居之敬太社令在曲臺有賢譽同列皆一時之選必有親炙之益良可喜也有此間委令敬乞鈞旨

又

某螻蟻賤微蒙戴恩澤奉親成邑十五閱月幸寛罪戾惟是歎掌汨没自去冬領答教後半年不克貢狀區區昕夕瞻慕實非簡怠之心則惟鈞慈照之不肖無狀每

誦師相道化之訓隨力盡心粗不為神人所怒歲熟民安自始至及今偶無一重囚入獄頗為異事其他去煩除弊稍益見涯涘要皆職分所當為者當路雖未嘗省不敢愠亦不敢求也兹偶蜀帥邱丈見招為從事其意甚美以白老母欣然肯行因自念書生素心竊亦願覽觀四方以自壯及親年之未衰與道塗之有依恐不必拘攣齷齪故遂許之月末當自此徑去雖益遠離門下不勝回皇結戀然以師相眉壽期頤未央某二年後

即東歸趨侍輿邑滿秩無大相遠耳大府鈞眷恭惟中外尊榮千五三哥太社近嘗得通問久未遷何也謹專人拜稟所以然之故伏乞鈞察

又

某比者將去遂安以蹤跡控闢門下人還領教乃知已蒙賜書先之十二日在都下千五三哥太社招為北園之集坐間始獲鈞翰手書細字精明照人有以仰見壽康之未艾不勝慶悅至於慰藉寵厚餉遺勤腆區區感

激又不容言某此行萬里之遠計必非鈎意所樂顧洪汨滓濁之書生狂簡意有所激發業已許諾遂不可悔初定為迎侍計已而兩兄力持不可即於漁浦遣賤累奉老母東歸餘姚而某單騎獨西却甚非本心只俟到成都便謀歸决不敢久去膝下也恐勞愛念再此附禀益遠切乞為兩宫為天下保重復聽臨雍之拜

上象山陸先生書

某拜覆先生知軍監丞伏自海陵一再貢狀蒙教誨深

切其後先生去國某不孝遭先人大故東歸守死草莽
遂累年不通問師席非敢怠忘也近越中會百一兄款
詢動靜深自慰釋即此麥天清和恭惟千騎趣裝斯文
有相尊候起居萬福某曩憂患中久病瀕死得粗活目
昬髮白遂成早衰去夏免喪調遂安令本三年次今春
忽躐戍此來三月十八日始領賤事邑小地偏粗亦可
為第初至未見端緒未有可言惟小心敬事隨力所及
則不敢不勉耳區區素志不忍暴棄實先生發矇之賜

年齒益長常恐忽自陷溺汩没以負祈望越中朋友凋落在者各散遠間獨頼季文沈兄相鞭策有興仆植僵之力但講評義指多不相合比㑹於崇禮家半夕百一兄當詳道所言如謂顔子德進而不聞道恐先生無此論也如何他所欲請問者未能罄稟本欲少定專狀而郵報黄荆門已授節計車馬即西去故畧附此叙寸心師門大眷恭惟中外萬福是鈞象山學者端的成就當不少仲時叔友德業必益進每念誠之淳叟皆為古人

誠之可惜淳叟可恨也正已議論今何如寧海一學子王定者極可喜其所與同處者浮屠正因某雖未識之見其言語奇士也已決逃墨歸儒之意特母老無家聊依僧坊以為養惜未有人力能成其事者因試及之吏事叢沓拜狀草率皇恐正遠伏乞為天下重自壽不備

又

某拜覆先生知軍監丞即此秋氣高明恭惟天相斯文尊體動止萬福某伏自去春附狀其後諸葛行之復遞示所賜

報書捧拜不勝感悅區區學邑為嚴之遂安稍行所聞
粗就條理亦既及期自可安跡屬邱丈有蜀命首以書
見招偶動平生耿耿欲遠遊歷覽以自開廣之心意自
惜此機會而母氏亦謂兒作邑勞甚吾幸健未衰不妨
相隨一行遂便諾之比辟書既下即奉老母離嚴陵欲
西而二兄自鄉中來力持不可始悵然自恨失計然是
時邱丈已至京口相俟辭就無所陳不免獨身一來即
白主人以到蜀小定覔舟徑歸今此約固已堅決然回

首白雲之思頃刻不能安也恐愛念欲知之故此詳稟自京口至荆州兩月舟中蕭然縱目江山之外頗學讀易往往畧有意味始意到此少留即可身詣師席作數日計及至而人事紛然且幕府亦間有所論議而問程往還自費六日遂以不果姑俟來春出峽冀償此願耳先生為政平易簡實道路能言之鄂渚見張總卿言意固自相敬但及修城發銀事似於情實有未相通者鄂州許教授今在此考試出欲道荆門而歸某嘗以告之

而為荆帥留連未得去他日來見可問也前羅田令吳斗南此來同為辟客亦甚相敬慕恨不得登門某所願請益節目固多非面莫展然大指頗自知所歸不容負平日之教也沈季文去歲親炙幾日此兄實剛特可喜大門尊眷伏惟中外禔福時序向寒切乞倍萬保重不備

與胡晉遠書

近來專看何書所作何事業觀聖賢之學考帝王之治

體以及歷代興替隆汙之變而達乎今日之世故精思而默識自計新功云何若未及此亦當有循序著實下手用工之處有可言者否他人有便不惜一一見告併録所作時文數篇來欲觀進修之益切不可同他人隂有自足自用之意驕不如已者而不求正於前輩也僕所期待於吾子最甚吾子宜自默喻故因及此作字且宜留意小楷未宜草書不唯年齡當然書家法度正如此餘惟千萬自珍重

與汪岠秀才書

辱書切切然以發揚先志廣布二圖為事意若責僕之悶悶若有所撓於他說者足下之誠意固僕之所深嘉而僕之所疑則足下有所未知僕亦未易言也中庸大學之本文今世晚出小子未必熟讀其讀者亦姑惟科舉文字引用之故豈能深求聖賢之心思以其身踐之哉甚者方以其書為諱而圖於何有此如聾瞶未知有聲音采色而欲告之以星經樂譜也且夫二圖所以明

道而足下之急於售之毋乃使人疑於為利者乎世之游士或依倚官府以說書醵金僕常痛之以為辱吾聖人之書故不欲足下類此聊舉其略他須面盡

與陳教授書

曩時學校敬侍前輩矩矱蒙薦寵良厚一從離濶忽已十六七年不能訪便奉書道此尊慕之心有如長者名重德尊所謂六館推頌知已比肩自肮鵠袍謂當徑躡蓬萊東觀而乃至今尚屈為郡博士諸公為國急賢寧

當舒緩如此惟是鄉邦之士頃頼項平父誨掖興起彬彬稍有成矣三數年來如復未滿人意得同舍丈臨之儒服者皆驩然相慶士俗嫩惡實關世道人才輩出能福無窮伏惟高明加意無倦幸甚幸甚

又

某竊恃夙昔奬予之重當不以不信見遇敢僣易薦所聞下車以來在學之士一閲宜盡得之有貢士杜鎮者寒苦而耿潔志氣歸然不羣與某往來十五年真能有

所不為者也閎嘗從葉正則游正則亦引重之然向來未練事動輙忤俗故流輩多擠之者今蓋益長能動心忍性矣倘可延以學職頗假借成就之是幸有貢士虞樞者學文於正則為吾鄉冠志尚亦不薄有貢士諸葛興者愽學守身不表襮故無毀而多譽其行誠足稱也有士子孫康祖者學於某亦有志操皆可使在學校有益士俗其他秀才尚多不與之密故未敢悉數舊學職馮幼安景中愽文頗識一郡之望當已知之有諸葛肯

卿丈康時已就特恩最項平父所敬禮可詢訪舊事端
不我欺者也併恐欲加識察某冒昧皇恐

答黄縣丞書

伏蒙頒示建炎告詞石刻知先直閣大節本末不勝凜
然起慕恨當時奏藁不傳不知後嘗訪求得之否方蔡
氏權振天下忤意者立斥不自知反覆手間事變至此
亡家禍國遺臭萬年而諸君名迹粲然益光可不謂大
愚耶告詞不知誰筆當時中書舍人名擬者誰也知丞

顯揚先烈以詔令傳後汲汲不倦真為人子孫者所當法拜賜既腆敢以此謝

與徐檢法書

頃於交游間講聞長者風概自承來佐星臺深願亟把緒論而縛於簡書咫尺隔絶每念奉幅紙寫敬尤苦多事坐成因循忽拜雲翰詞情親厚如平生交不自意塵濁不肖之蹤乃幸為名勝不鄙薄感悦媿歎併不可言某為親從禄强顔於此此邑之不可為久矣特非他比

隨力撥置猶不暇給其間過謬何可勝舉每睹臺帖指
摘精明如門下真不茍其職深得國家分臺設屬之本
旨某方切起敬雖得罪其何辭但今縣邑權輕法密莫
措手足姦宄日滋自行其意者其過易見聽命於吏者
文致反優此則有志扶世者所當念耳意者當求於人
不必盡求於法可乎率易不揆妄言因以請教草草皇
恐

與俞惠叔書

某再拜惠叔賢良畏友暑日甚伏惟端居感慕之餘奉太夫人起居萬福某比年雖數至仁里然非故人不敢見其於後來之秀遂漠然不相接識間得侍文昌樓公樓公最能誘掖後進不掩人之善於某傾倒尤無所惜而談端無窮或為他客勦之語亦未嘗及惠叔故惠叔之才業聞於州閭重於諸公長者而某在隣壤未始知之陋矣近者邂逅張總戎之坐方賔主論文亹亹如雲則見惠叔時於其旁一語訂之輙犂然當於僕心僕誠

大驚喜及酒闌稍接緒論乃知惠叔在句章於當今新進中如騂騮騄耳非與衆足較上下駟者也歸卧風月軒為黄治中道之竊自計是日不辭總戎之招若或使之非偶然也翌日登門庶幾欵語而惠叔已出然不敢再候於總戎之所是日見所和萬卷閣詩於大資政趙公家又見楚詞兩章於史髙郵家玩繹愛歎不能去手又次日匆匆歸餘姚甚恨扣擊之深歎然如不夕食而未及屬厭也僕老矣無聞雖慕交惠叔何敢望惠叔之有

意乎僕而猶子繼見得所遺書衮衮逾千言別緘所寄論著及書詩又十二篇鏗鏘如金奏絢爛如雲錦其聳若山其涵若淵噫何其兼人且多能也何其意氣必已出而不苟隨也豈非天才之高加以志氣之偉卓然不受世俗埋沒而真以古人自期者歟夫學必志於道文必根於理非以記問華藻夸流俗而已也僕之喜得惠叔誠以此而惠叔亦遂不余鄙而無隱於僕豈亦意其可與上下此論者歟若以記問華藻知惠叔則僕等歛

祚北面而已往己亥庚子間始交謝希孟於黃巖時希孟亦二十四五逸氣如太阿之出匣僕敬愛之文昌樓公時為監州亦甚愛之惜其曠達終不受羈束然其所見要自有絶人者故紙中尚存其一二詩謾往一觀其間所謂舉軍皆驚將韓信公固知我如人疑聞惠叔受知文昌亦頗類此世道固然不足恠也然學者果從事於道理則愛衆親仁不爭不黨委身受攻而無可攻之處矣惠叔以為何如某得書後兼旬病喘無聊今日猶

紙信筆作報姑以見情非文也旦夕如鄞悉俟面論不宣

與池子文書

某再拜子文省元仁友別久地遐不勝念舊之懐便中得書慰甚然聞宿恙猶未盡平不知今何如人子為親守身此責最大餘皆外也且須盡屛置功名榮辱之念只取語孟六經隨意玩味不須耽泥思索兼看康節淵明詩亦可求素問一觀待體健後科舉付之游戲若合

得時亦自會得也某守官奉親粗安邑小事繁辦財計最勞無復觀書之暇學校成次第亦頗有佳士令守倅同官俱相安嚴州有君子曰趙子敬彥肅嘗為婺書記丙戌榜學行甚高憂居執禮如古人但近亦頗好釋氏書耳林伯和之逝可傷惜一兩月間恐専人往慰進之全之併通諸家書也何時合并書不盡意

答杜子真書

某再拜昨得書甚悉為慰比來遠惟斆學外晉德萬福

母夫人伯仲季氏安社县作邑一年所經歷益多其間做不行處及意外相加可為不平者皆是自家力不足德不盛致然舉無可尤人之理每切切自檢常恐俗心鄙念作於中形於聲色也此話正須為子真道之聞所寓主人甚賢學子秀發馴整可安坐且往來泮宫諸兄弟亦各有寧處足供菽水甚善人生斯世但各據分了職所謂居易俟命氣質所偏各自涵操改過遷善而已餘不縷究千萬自重

與詹提幹炎書

某自入境來則聞執事以文行有盛名於此方甚願亟見顧自念不肖亡狀恐賢者之不我屑也不圖誤聽謂其嘗有聞於師友委刺袖書恵然顧之辭氣容色真實古雅已足使人起敬退而讀其文贍而有體反覆而不厭如輕車駟馬馳驟九軌之道而折旋蟻封動有儀節引誼甚正志道甚篤其視已歉然若不足而懇惻求益之意充溢於言語文字之餘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執事其幾之矣甚盛甚盛某凡陋淺薄無足比數葢益長學不能自進重以為親求禄之故而冒昧自試於方五六十之邑其間俛仰時俗牽迫時勢悖古義而違初心多矣矧惟終日朱墨埃塵之間離去師友疎遠方册謂能志氣完固而義理益明敢自欺乎幸執事之不遺方將請問過之不暇而又何薦焉吏退之隙引筆作報不能倫次併謝金友解元長箋之辱與夫高第弟子新詩之貺恕其不給於禮可也

與王孝廉書

昨見餘姚黄贊府盛稱隱君子學行師表此方竊自忻慕及會仙邑司馬少府自言常常訪政請益於門下賴以寡過使人不勝起敬顧恨束縳異縣獨不得親炙左右始至吏事卒卒復未能以書越竟求教姑煩尉君為道心曲比得報問乃蒙長者嘉其有志便不鄙夷手札滿紙誨以綱目正而通簡而盡斷斷如穀粟藥石療飢砭疾不可以他求也幸甚幸甚然某騃滯不肖將何以

稱塞蘄待之意世道日變士大夫欲行其志愈難作縣為尤甚顧禍福利害有命不足自計隨事量力其可為者尚多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實所不敢繼自今更惟老成典刑不替詔之他日趨隅或不大為門下羞區區畧此展謝萬一麥秋雨潤伏惟尊候起居萬福願言倍自壽重以前鶴書之召

與黄獻之書

某啓上獻之茂才同舍别久每以縣情得書喜甚春中

乃復雪寒想惟侍奉起居康寧某去夏免喪調邑遂安
戍期三年方辦讀書調度忽復趨行年長學荒恐遂汩
汩塵俗是懼旦夕將毋就道餘無足言獻之俊頴過人
意度落落非常兒言語精神殊起人意惜懶散不能自
繩削少讀書論古説今雖布置閑廣然不根著如捉風
躡影方少年日月尚有志不宜不委身師友及早整頓
收拾來書語意哀蔚若自悼自棄何為乃爾親在言不
稱老閨門之内戲而不嘆子其未讀禮邪小小多疾正

須善自養科舉丈夫所不道漕試一北何摧傷之云試出此書與良仲諸友評之僕固無取要希前修為準的勿遂頽墮幸幸具報草率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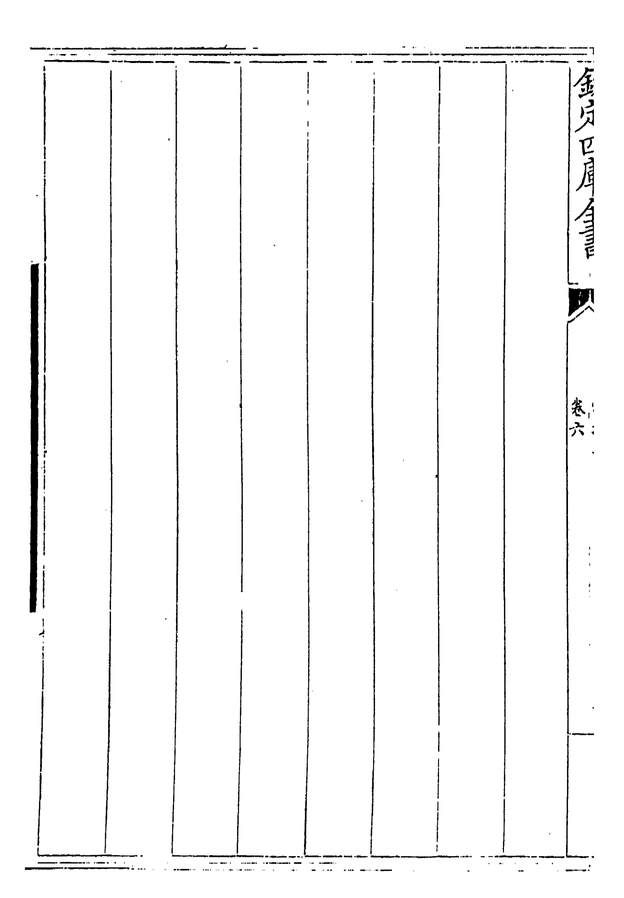
與王君保書

某頓首啓君保貢元仁友别久不勝馳情道逺固難附書兹承顓人千里餽問意誼深厚慰何可言春寒逺想侍奉尊公宣義起居康福某到官行亦一年奉老母領孥累粗安邑小地偏在嚴之西稍北與徽衢接境自昔

監司所不至過客亦極罕土薄民貧少商賈而月發之額良重拘催細碎費强半日力雖復分併限節視舊為簡猶未見有井井整暇之道其間鑿空無義禮之事尚多有之責以古法正未免月攘一雞耳聽訟不敢不盡心一年間偶幸未有重囚學校久廢始至即延一士授徒其中每旬一再詣之畧為講說亦嘗一再課試稍成氣象近方立周程三先生祠亦設南軒東萊祠其旁盖曩嘗為邦侯郡博士也嘗作一記猶未暇元日與大夫

士謁社稷玆飲於學仍講書凡此皆畧致區區意焉耳恐欲知故悉及之若自己則全不暇讀書殊荒落可媿來書詳複承親庭强健家居講學甚適力雖薄僅可以無求於人已為福矣科舉文字亦須隨分料理欲改賦固無害但須決計理會一件不要只管計較徒亂意牒試之圖切不必爾得失命也是憧憧者果何心哉讀易且只尊信程傳妙在畫上之說固然恐未有專功翫索即不宜輕易撰說麻衣易未嘗攷易通即通書耳所欲言

甚多不能究惟祝眠食自愛重不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